

程

子曰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而言當時謂之野人是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史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蓋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中言請筆於下言文事於前字故文筆字

顏淵已下從孔子於陳蔡之間者時皆不在夫子之門故思其人而言曰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我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入於文費之疑則問焉回於聖人之言心通默識故說而無問難也助者猶起予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父母昆弟之間人無問言閔子之行可謂至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此而三復焉則其慎言可知慎於言則其行可知此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故孔

子以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者可謂好學也已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言鯉之才固不可

以並顏子然吾視子之心猶顏路之視淵也若鯉

之死有棺而無槨亦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

也使其有餘也雖舊館人之喪有為脫驂者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

之為慟而誰為

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無之傳若天之喪已而

重惜之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子也

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非也回

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歎不如

葬鯉之得宜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能死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蓋一理也所以深

告子路或以為學不躡等失其矣義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四子之各有諸中而見乎外者也各盡其誠畧無偽飾夫子所以樂之子路剛強有不得死之理也故固以戒之云爾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者藏財貨之府也言必有中善閔子言之當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由之於道未能和順而已門人遂有不敬之意矣子子所以釋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郭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人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吾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聖人所深惡也夫
季氏魯卿也而富於周公冉有無能改於其德復
附益之鳴鼓而攻之以罪大而深責之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四子之才各有所偏知其偏則有以教之也然而
魯子之才魯故其為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者
以其魯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顏子簞食瓢飲不以其累心空心而受其道也貧
富有命焉子貢之初猶後心於貨殖苟以貨殖累
其心是不受命也其言之屢中者億度而中耳非
夫子之所尚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所謂善人之道不可為善者也不至於循轍而為
亦不能深造而至遠與也

子曰論篤是於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若以言論之篤而與之與其為君子者乎與其為
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者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之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聞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聖人之為教各救其所偏而已孟子所謂成德達才者是已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臣聞師程頤曰死當為先傳寫誤也回何敢先於理為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氏執國命仲由冉求任其家而不能正也如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備數之臣而已季氏有無君之心自多得其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又曰若弑逆之惡必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

倭者言其對曰必讀書然其言曰其始也夫
子羔學未至而使之治人是賊夫子羔也學固有
不待讀書者矣然豈子羔所能及哉子路必為之
辭故夫子惡其口給也

子路魯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
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
子者出魯皙後魯皙曰夫三子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
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
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冉有可為百乘之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孔子固已知之矣今使之言志者豈徒欲較其事業亦以觀其自得之深淺可推於人者原薄故也三子者競言其所能故夫子不與之至若曾皙則異乎三子者之撰方且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以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詠情性以歸非深有所得於中者其志能於是乎故夫子歎美而與之也如默之志歎聖人何以異哉然默狂者也言之則是矣行之則有不掩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顏子為盡問何以至于仁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禮復天理者仁也禮不可以徒唯能克己所以復也又問克己之目語以視聽言動者夫然則為仁在內何

事於外乎蓋難勝莫如己私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其外所以養其中視聽言動必以禮而其心不正
者未之有也是之謂復天禮顏子請事斯言而進
乎聖人它弟子所不能及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直內為仁之要也恕者敬之及物也敬則不
私不敬則多欲故寡欲則至於仁矣蓋言無時不
敬也出門使民接於事者也見乎外者由乎中非

謂接於事方敬也夫子懼仲弓之未喻故又曰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仁者能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仁者歎言之也非以難言為仁也謂言之猶難况
為之乎知為人之難而不敢易則庶乎近仁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不憂不懼曰不懼不憂斯謂之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子教人入德也能內省不疚而後可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先儒謂牛即魍之弟以其兄之惡死亡無日憂其
無兄弟也故子夏以天命解其憂夫死生有命則
當知命也富貴在天則當樂天知命樂天而操恭
敬之心以行乎世則人皆如兄弟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言其漸也膚受言其微也善譖愬者必以微
漸此其所以難辨而易信從也受譖愬者必偏暗
而隘迫能察譖愬而不行可謂明矣明察不足其
其美可謂明識遠到矣堯之畏巧言舜之聖讒說
皆欲絕譖愬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故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為政之務有三食也兵也信也而三者以信為主
苟無信也雖有粟安得而食雖有兵安得而用民
無信不立信有重於死也非子貢之問孔子之答
不能尽斯理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有質于內則文見乎外文不能去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惜棘子成失言故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論文之不可去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有若以正對也哀公意在厚斂故有若深言不足之本曰百姓足則是君足矣百姓凍餒則君將安取而足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忠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學以忠信為主而徒於義則崇德矣不愛使惡汨於心則其惑判然矣臣師程順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簡編之差也疑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

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對之惜乎景公善之而不能用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小邾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子路之見信於之人也可知矣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

子曰子路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得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教化存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之學誠不篤故夫子因其問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小人之私唯惡人之勝己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未有不正也而能正人者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欲生於不足不足故為盜足則不欲矣今有子不欲之物雖賞使盜必不取也故為政本乎足民以在我者化民深知為政者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殺之為言豈為人上者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遠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以聞為達務名者也孔子明告之曰所謂達者立志質直務歸乎義察言觀色而審於去就慮以下人而不自務高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益乎外斯可謂之達矣當是時也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其差失有如此者况後

世哉

論語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
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臨事而不計利德斯崇矣有過能自訟慝斯脩矣
知一朝之忿可以忘身及親而不能懲之者是惑
也惑之大莫甚於此辨之於微則善矣

樊遲問仁子曰受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遠者矣
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
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問知也
受人仁者之事也知人知者之事也孔子告人未
有不盡者也樊遲未達故又以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告之樊遲聞其說而猶未知所以為之者
何也故退而問諸子夏子夏告以舜卒臯陶湯舉
伊尹然後知其所以為之矣使其未喻必將復問
也既問諸師又辨諸友當是時學者之務實也如
是

論語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而善道之以其義合也故
不可則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也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以身先之而後勞之季路疑其未及為政之道而
請焉故益之以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先有司則以可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
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為政之道孰要
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豈特為季氏宰而已

子政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則實將從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能盡其道斯謂之名正名正則分實立故言順而事可成否則事失其序物失其和是以禮樂不興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衛君自人倫至於事物名皆不正孔子極其本而言之可謂知其要矣子路反以為迂故曰野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養其大禮為大人養其小禮為小人樊遲捨禮義而不為而請學農圃故謂之小人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季札聞詩而知國政則詩者政之所繫也不學詩無以言則學詩者有至乎言也授之以政不能通達又不能善其言然則誦之雖多亦何以為大抵為學貴乎有用而已

子曰其身不正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是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衛公子荆君子也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曰苟而已所以善之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而後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曰哉有用我者期月可以行政教三年可以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殘去殺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為天下則不待於百年其化民亦不止於不為惡而已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甚矣仁政之大也父子相繼為一世先儒亦以三十年為世雖王者必世而後仁政乃成禹之功建於堯舜之時湯之仁著于夏桀之世周至于成康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大學曰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政者教也化也事事也冉子以事為政故孔子辨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且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知為君之難則必知欽慎特守之道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諂諂面諛之人至矣邦之興喪未有不由此二者於一言而興喪存焉故曰幾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說之遠者來之是謂善政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之病常在近者小者故以是答之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為在其中矣

順理為直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所以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固皆為仁之方君子不可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

論語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之問皆欲皎皎之行問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中行得行中道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豎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善夫南人之言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德行無恒則或為羞辱承之不恒之人占決亦無所據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之善惡可知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君子無意於人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小
人唯欲人之順已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君子使
人器之不求備於人也故易事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則不驕驕則不泰理固然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巧言令色鮮矣仁故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為近
馬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悫悫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悫悫兄弟怡怡

切切責以善也悫悫進於德也朋友之道當然若
兄弟則主於和順故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
中和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戰危事也民不教而使之是弃之也孟子曰不教

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義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邦無道而祿未免枉其道是可耻也原憲甘貧守道可以語此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咸無焉斯可謂之仁矣徒能不行焉是有而制之也以為難能則可矣此聖人開示之切惜乎原憲不能再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志於道何懷居之有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為國者使士言遜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安乎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以躬行為事不貴乎力取尚德之君子也夫子之不答者以其曰有天下不敢當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盡仁道者聖人之事君子行仁或未能盡之則有矣至於小人豈復有仁哉甚言小人之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而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

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政令也當春秋之時鄭以區區小國而能自立大國之間者得人而善用之故也况有天下者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彼哉彼哉無所取也誅有罪而被誅者不怨其政可知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處富易處貧難人之情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老者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之任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可於滕薛善為國者使人各欲當其才而已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為成人矣

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能盡夫成人者也臧武仲知之明孟公綽守之篤卞莊子行之勇冉

言言角
求藝之多無此四人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
以為成人矣臨利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言而有信
義此三者又可以為其次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如公明賈之言則是成德之事也公叔文子未必
能至於此故曰豈其然乎未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韋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
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為馬夫據邑而請立
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
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頤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也懼其不能而
召王就見之人見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
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公本怒蔡姬而侵
蔡懼其不義也因伐楚而責其職貢其用心本譎
而其所執者正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

迹顯晉文勤王之志且使後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則無以明其心當慎其所行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為不仁故子曰不死之不仁未若九合之仁也九合者仁之功也非以仲為仁入也臣師程頤曰桓公兄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管仲輔弟以爭國而桓公殺之仲與之同死亦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勉以期後功亦可也故孔子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執信不復知權輕重者哉春秋書桓公之入也曰齊小白入于齊書魯之納子糾也曰公伐齊納糾桓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之所知故夫子之答獨言其可以不死焉使管仲所輔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可謂反覆不忠之士雖有後功何足道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舉之孔子謂之竊位公叔文子舉其家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焉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能為者不敢輕言其言之不慙者未必能為之也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孔子雖去位以其為大夫也故有大事義必告焉臣師程頤曰左氏謂孔子欲以魯國之衆加齊之半誠如此說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于周率與

國而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
正之使孔子得行其志則天下將知畏而有所不
敢東周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深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古之事君者盡誠而不敢犯顏以納忠也然則不
敢犯顏而面欺者得為忠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事理之謂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學者本於為己脩己既至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也
為人而學者非務本之學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子曰使乎
使乎

語謙卑而事美善稱其主者也子曰使乎使乎稱
其專對之善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之於孔子可見其志意之同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貴實行而耻虛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故子貢曰此乃夫子之事也成德者以仁為先故先之以仁者不憂若夫進學者則以知為先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

子貢方入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人者比方人之優劣也固不可謂之惡然非賢者所急也故曰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及求諸己不願乎外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賢者之於事不逆詐以測之不億度而不信之也

然而情偽幾微無所逃其明惟能先覺之是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固陋也孔子栖栖者以

疾世之固陋也微生畝之流皆與聖人異趨不知

聖人者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言言解
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君子之用心公而已或怨或德非有矯飾盡其情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天人事理本無二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自洒掃應對以至乎窮理盡性本無二道也下學而已

聖人何所怨尤乎而曰莫我知也夫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君子於利害之際安之以命而已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辟世者舉世不見知則隱也辟地者不居亂邦也辟色辟言者耻於將形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臣師及張載皆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者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晨門荷蕢皆隱者也其亦微生畝之流歟故孔子曰果如爾所謂亦豈難哉聖人之時中蓋不為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效之皆在上之化而已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施於人者必本於己故君子以脩己為本脩己之要欽以直內推而及物至於百姓皆被其澤猶天

地之養萬物無不得其所者其本皆在於身脩故
馴致可至於天下平曰堯舜猶以為病者蓋以子
路每以為未足故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幼而不孫弟長而無所述老而不死皆賊天理者
也若原壤之放曠非可以言論也故叩其脛而深
責之教諭之道不一端也觀原壤之母死而為孔
子歌則其人可見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童子坐則偶行則左右聽而弗問今居位而並行
幾於不遜弟者也何求益之有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之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之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買之

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買之蓋不待其問而告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買之雖聞其言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聖人之治天下豈事事而為之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其治天下之道畢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坐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子張於忠信篤敬有未盡焉書諸紳則欲事斯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之所處謂之直可也然未若蘧伯玉之為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者之於人於言蓋兩不失之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仁人雖於死生利害之際唯知有仁而已故殺身以成其德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欲為仁者當先擇仁賢而從之猶工之先利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可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

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道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小人反是所以多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事至於無如之何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君子

思患而預防之蓋謂此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君子義以為質群居而言不及之反以才知為能

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義本也而以禮行之以遜出之以信成之斯可謂

君子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名謂無善之可稱非求名譽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小人矜持則必至於爭相與則必至於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言言解
若孔子於宰予孟子於陽虎者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學貴乎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無我不出乎此也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之於人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如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也孔子謂吾猶及見之今則無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慎言則可以成德忍性則可以成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孟子之於陳仲子章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君子不曰無過而以改過為美也成湯之聖改過
不吝况其下乎

子曰吾嘗終日食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廢寢食以思不如學之益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畊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畊所以為食也而餒存焉學所以為道也而祿存
焉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所以治其本而
不恤其末曾何以在外者而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當盡此四者至於動之必
以禮而後成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
以大受

言言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愚民之憚於為仁也甚於水火故孔子之言深切
如此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師長猶所遜况他人乎聖人勉人為仁由己者
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正則諒矣諒則未必正也尾生者非不諒也其可
以為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故欽其事而後食非為
鋪啜也 又曰君子之仕祿食在所後事則始終

皆當敬故不以先後言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無不善也教之以善則成善類教之以惡則
為惡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所趨異所趨異則其
可與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所以達意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其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可見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生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主祀東蒙東蒙魯地也則是已在邦域之中
矣是吾社稷之臣也當是時季氏已強公室益弱
冉求為相而不能正之又為之辭孔子所以罪其
言也虎兇喻季氏龜玉喻公室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者也諸侯專之逆天理也未
有能過十世而不亡者愈逆於理則其亡愈近故
大夫不過五世陪臣不過三世唯天子有道則政
不在下而衆庶無得而議當時三家竊國已四世
矣其子孫安得不微乎

尹和聲詩說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為損益有如
是者可不慎擇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禮有節則不離樂有節則不流樂道人之善是與
人為善樂多賢友以成己之德驕樂侈靡也佚遊
也宴安也三者其為損益也如此君子之於好樂
可不慎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時然後言則無侍君子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

君子之學在乎不為血氣所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
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其生而知之更不待學困者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
可謂下愚不移者矣聖人與常人之性類也在學
與不學勉與不勉之間而已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思者以未能從容中道也慎思如此豈有不明者
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門人為不少
矣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伊尹傳
說之徒則不能故曰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臣師曰

疑此錯簡當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夫子之教其子亦何以異於門人哉故陳亢以為
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

此亦正名分之意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
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
矣

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絕也陽貨疑其不見已故闕
亡而餽焉孔子之往也蓋陽貨先之豈得不見然

於邦無道危行言孫其待惡人亦由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則遠而為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與下愚不移其才分也下愚之不移自暴自

棄故也非得於有生之初然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

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是也夫子曰割雞

焉用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曰偃之言是

也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孔子之不助畔入天下所共知也弗擾畔而召孔

子則豈徒然哉焉知其不欲遷善乎將教之使遷

善是有可往之理也然而亦固知其不能故終不

往焉使孔子得用則將興文武之治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也東周且不為况其下也哉子於南子陽貨則見之弗擾佛肸之召則欲往乃處亂世待惡人之道安知其不以是避咎與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恭寬信敏惠惟仁者盡之能行五者亦可以至於仁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弗擾佛肸之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不絕人以不可遷善也然而終不往者亦知其必不能也子路以親於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之言而欲止之故又曰吾豈繫而不食如瓠瓜也哉蓋磨之而不磷涅之而不緇始可以語此子路勇者也聞欲浮海則願從聞欲見弗擾佛份則不喜者孔子意之所在非由能知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之而不學則不能明乎善者也惟學者乃可以
明善而無此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吟詠情性足以感發故可以興思無邪而閱理明
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故可以群怨而不怒故可以
怨推之於國家可以盡臣子之道又足以博物而
多識故不可以不學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問伯魚者恐未盡治家之道夫治國治天下者必
先脩身而齊家也欲身脩而家齊者苟不為周南
召南則猶牆面而立謂之為者蓋欲其以周南召
南之道於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雖文王
之聖亦刑于寡妻以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况衆
人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寓禮於玉帛寓樂
於鐘鼓事其末而不知其本豈所謂禮樂也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色剛厲而內柔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
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闔然媚於世
者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學無自得君子所不取道聽塗說以資口耳為德
之棄不亦宜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德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事君而患失則何所不至哉君子之所鄙者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直肆者不拘蕩則放恣矣廉者自守忿戾則爭矣直
今者直情而徑行詐則欺偽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邪害於正是可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與天地同德予欲無言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識高而未能至之故孔子每欲語之也常先

有以發其疑若曾子顏子則深喻無疑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
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不短喪之說雖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於聖人之
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食稻
衣錦期而安之其不仁可知矣又曰君子不為者
以其不安也今女安則為之其責之亦深矣然則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宰我謂期可已矣而曰女
安則為之何哉蓋聖人不與人為偽也昔樂正子
春學於曾子其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
母而不得吾情而惡乎用吾情示不以偽也宰我
出則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則其短喪之惡著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子學者無所用心則非辟之心入之矣故博奕藝之
賤者猶愈於無所用心苟用心於仁義者則為賢
可知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義以為上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者也故孔
子以義告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孔子之所惡也戒學者也子貢之所惡也已所必不為也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是以君子遠之不惡而嚴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者不惑之時也無聞於世固不足畏其見惡於人則終身無善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唯仁者能之君子之事不必同也其於利害無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自獻于先王故孔子皆以為仁者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行耳此其所以為和與若孔子則異是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也不用則亦已矣是何足以留孔子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受女樂而不朝怠於政事如此其無敬賢之心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以鳳况孔子而諷孔子使隱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日長洱桀溺之徒皆素隱者也故以孔子之周行四方為非而曰滔滔者天下皆是已何所為哉不知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者為其滔滔也且人之與人類也惡天下之滔滔而欲辟之則又豈可與鳥獸同群乎聖人不以絕人逃世為潔也

子路從而後遇夫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夫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道不行孔子固已知之矣其不以不仕為高者聖人或出或處唯其義而已故子路譏夫人獨行之失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乎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不為也是數子謂之獨行隱居可也然乃所謂素隱行怪孔子所不為

者也子之下車與接輿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
及見乎荷蓀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而四子
者方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隱而
已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先儒謂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各守其一節者也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異於逸民之
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每曰
夷惠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
海

臣聞張載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
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
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
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夫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以無所施也大臣所當任不可使有不用之怨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不可輕棄遺也使人則必器之不可以求備也周公之戒其子至矣國安有不治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士則盡士之行者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者也見得思義不為利回者也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心誠也謂之士可矣孔子以為成人之次者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何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為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汎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未可以是非論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不可以行遠故君子不為也然而必有可觀足以感人學者尤所當慎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切問近思則心不外馳博學其求多聞多識而已哉乃欲成吾之仁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其所務者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以改過為善遂非也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屬屬與曰小人之言也

世之人儼然則不溫溫則言不能屬君子非有意於外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亦自然之理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故曰大德若小德則有出入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學有本末有遠近然而本末遠近不可分而為二也不可分而為二則其教亦無得而優劣矣夫洒掃應對小子之職也道不可須臾離則洒掃應對與夫精義入神不可得而精粗矣子游以為末而

無本是不知本末一理也故子夏以為過且曰君子之教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者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大小本末皆所以為道譬猶草木區以別矣大小雖不同實無草木之分者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哉若夫始卒皆舉無先後小大之序則聖人矣學者豈可同日而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學與仕一也君子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仕念終始典于學之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致哀而止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子張之學病在乎誠不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天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父之臣與父之政皆善則不改可不善而不改

則國家豈不危哉故以為難能而已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士師典獄之官也士師而能得獄情可謂能矣然而失道之世陷民於罪當哀矜而已不足喜也舜

之在上臯陶明刑猶且恤之而况刑不教之民乎若曾子者可謂知此理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是以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而無損於其明者以其能更也故孔子之門人皆以更過為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曰無常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

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
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
也

叔孫武叔不足以知孔子宜其言之若是也既不
足以知其過又從而毀之夫何損於孔子益見其
不知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聖人
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子禽何足以識之非
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孰能形容如此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于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子當周之末不得見二帝三王之治故常諷誦其言而思其人弟子所以類而記之使夫子之得邦家其治道當有表見于世豈徒詠其言而已乎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不

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

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

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窮通得喪無所動其心故可

為君子知禮則動不違於理故能立知言則得其

情實故能知人知所以事天知所以修身知所以

知人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

乎今之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

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